

边疆民族考古与 民族考古学集刊

第一集

FRONTIER ETHNIC ARCHAEOLOGY &
ETHNOARCHAEOLOGICAL STUDIES

VOL.1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三联书店

边疆民族考古与 民族考古学集刊

第一集

FRONTIER ETHNIC ARCHAEOLOGY &
ETHNOARCHAEOLOGICAL STUDIES

VOL.1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编

文物出版社

责任印制 陈 杰

责任编辑 张征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集刊. 第一集 /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010-2877-1

I. ①边… II. ①中… ②中… III. ①边疆考古—丛刊②民族考古学—丛刊 IV. ①K86—55②K8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6274 号

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集刊 第一集

编者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政 100007

网址 <http://www.wenwu.com>

邮箱 E-mail: web@wenwu.com

印刷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0.75

版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10-2877-1

定价 128.00 元

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集刊

FRONTIER ETHNIC ARCHAEOLOGY & ETHNOARCHAEOLOGICAL STUDIES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集刊》第一集
编辑委员会

执行主编 王仁湘 刘文锁

编 委 (依姓氏笔画排序)

王仁湘 王红光

王 鹏 全 涛

刘文锁 刘国祥

孙 华 巫新华

李 飞 李裕群

陈 凌 张良仁

张强禄 周大鸣

郑君雷 姜 波

赵慧民 郭 物

麻国庆 魏 峻

发刊要言

《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集刊》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机构合作创办，是一种面向海内外的国际性学术文集，1~2年不定期出版一集。

本集刊以发表海内外学者有关边疆民族考古和民族考古学调查、研究论文和书评为主，兼及民族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论探讨。

本集刊旨在重建中国民族考古学及边疆民族考古的知识体系、促进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推动海内外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研究合作，为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间的沟通与对话，提供一个学术平台。

本集刊欢迎上述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的学者惠赐稿件。

本集刊文本以中文为主，兼刊英文稿件。

目 录

欧亚草原与东北亚民族考古

华北“边脊细石核”工艺初探

——由内蒙古阿拉善苏呼图细石器制作场的发现说起 王仁湘 (3)

白虎参宿与欧亚草原 郭物 (17)

关于肃慎史地研究中考古材料的运用

——《肃慎起源及迁徙地域略考》商榷 郑君雷 (30)

华南与西南民族考古

南蛮不蛮

——读《香港深涌黄地峒遗址试掘简报》 容观复 (41)

珠江三角洲地区先秦几何印纹观察点滴

——竹编、铜器纹样与陶器的几何形纹饰 李岩 (45)

边疆考古特色：追踪文化遗存的创造者

——珠江水系岭南前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存分析 赵善德 黄小茜 饶晨 (55)

闽南粤东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 魏峻 刘志远 (69)

鲤鱼墩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出土人骨的研究意义 李法军 冯孟钦 (82)

俚人文化特征初论 冯孟钦 (92)

中古时期西南地区的粟特、波斯人踪迹 姚崇新 (104)

试论滇文化文明起源之成因 彭长林 (126)

试析贵州水族墓葬的民族特征 宋先世 (144)

重庆地区中坝文化的相关问题研究 于孟洲 (154)

古代民族考古

藏族文字起源与考古发现 赵慧民 (167)

胡裔墓葬与入华祆教葬俗 张小贵 (173)

民族考古学历史与理论

-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往事 刘文锁 (189)
- 中外“民族考古学”认知的比较 郭立新 (200)
- 族群理论与考古学研究 高朋 王磊 (211)
- 李济与中国考古学 王磊 (222)
- 台湾民族考古学的回顾 陈伯桢 (231)

民族志与考古学

- 苗疆“牯脏节”：祖先，祭祀，牛牲 王红光 刘文锁 (247)
- 珠江三角洲水乡村落的演化
——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漳澎村的个案 张振江 罗忱 何自成 (269)

其 他

- 隋唐以前中国佛教寺院的空间布局及其演变 李裕群 (287)
- 从考古资料看《商君书·徠民》的真实性
——兼谈战国晚期秦咸阳附近移民分布的特点 陈力 (312)

欧亚草原与东北亚 民族考古

华北“边脊细石核”工艺初探

——由内蒙古阿拉善苏呼图细石器制作场的发现说起

王仁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内容提要〕内蒙古阿拉善的苏呼图调查发现一处大型细石器制作场，获得非常丰富的细石器资料，对于研究华北细石器工艺传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大量的细石核中，发现较多的带边刃（边脊）的核坯，也见到不少剥离的边脊式石叶，研究表明细石叶的剥片首先是从这边脊开始的，我们由此提出“边脊细石核”工艺概念，并建议命名为“苏呼图细石器技术”，希望能对华北细石器工艺体系的研究有所推动。

〔Abstract〕 A large-scale production of microlithic market found in Sukhutu of Alxa, access to very rich information on the microlithic, microlithic tools in northern China for the research proces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traditional.

A large number of microlithic in the nucleus and found that more band-edge blade (edge ridge) nuclear billet, but also to see a lot of spin-off of the side stone ridge-type leaf, the study shows that leaf stripping microlithic tablet is the first ridge from here to start We thus put forward the "microlithic ridge edge" technology of the concept and suggested the name "microlithic Sukhutu technology."

华北发现的细石器遗存历来很受研究者的关注，细石器工艺技术传统的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学者们一直在努力构建华北传统的细石器工艺体系，不过由于受资料的局限，也受方法的局限，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所谓资料的局限，包括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田野资料的不系统，另一方面是认识还不到位。虽然发现的资料在数量上已是非常可观，但在关键点上还有明显欠缺，还不足以让我们获得完整全面的认识。例如所见石核石叶数量虽多，但表现制作工艺不同阶段的石核与石叶还难以排出完整的时序，或者说还没有将不同时序产生的石制品很明确地区别开来。认识方法上的问题，主要是在材料的选择上有明显偏差，所以不能保证结论的准确性。例如在研究细石核技术时，我们较多关注的是那些终极石核的形态，没有更多关注初始形态的石核。

在内蒙古阿拉善的苏呼图调查发现了一处大型细石器制作场，获得非常丰富的细石器资料。在大量的细石核中，发现较多的带边刃（边脊）的核坯，也见到不少剥离的边脊式石叶，可以认为细石叶的剥片首先是从这边脊开始的，我们由此提出“边脊细石核”工艺概念，并建议命名为“苏呼图细石器技术”。

2007年5月末，我们往宁夏和内蒙古交接地带进行细石器专题调查，对主要分布在沙丘地带的一些遗址作了环境考察，采集到一批细石器标本。在内蒙古阿拉善苏呼图（又写作苏红图、苏宏图）附近调查了一处古遗址，获得了大量细石器标本。苏呼图遗址在2年前被发现，当地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先后作过几次调查，采集了大量的细石器标本。及至调查小组再次到达遗址时，我们仍然为之惊叹，遗址上还能采集到大量细石器标本，细石器与石片碎屑成片分布，一看就知道是一处大规模的细石器制作场。这个石器制作场能够在戈壁中的沙丘上保存下来，我们感到它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图一）。

苏呼图所属行政区划为内蒙古西部阿拉善左旗的乌力吉苏木，遗址西南部距苏呼图嘎查大约7公里，北部约80公里即为中蒙边界。向南约8公里为孤立突兀的希克日音海尔



图一 苏呼图遗址地貌

汉山（糖果山），北面约6公里是塔本哈日山（黑五指山），两山虽然都不是高山，但在较为平坦的戈壁上仍显得非常醒目。遗址南部是相当宽阔的一片大戈壁，北面有一条较宽的东西向古河道。石器制作场选定在河岸边三个相连的沙包上，整体面积东西长500多米，南北宽300多米。沙包高3~4米，北面较高，南为与戈壁相连的缓坡。平均海拔高度在920米左右。

据陪同的蒙族向导说，遗址所在的沙包上，原来生长着茂密的梭梭林，现在遍地都是完全枯死的树根，已经没有了一点儿绿色。苏呼图在蒙语里的意思是“大片的红柳林”，从它的得名可以知道那一带经历过较为湿润的绿色年代。

这处石器制作场虽然没有为后来的地层所掩埋，也有流沙扰动的局部破坏，但大体应当还是保持着它的原始状态，因为遗物的分布范围感觉还是比较清晰。初步踏勘后得知，制作场由10多个独立的工作点组成，彼此间的距离有十数米至数十米不等。一个个面积大小不同的石器石屑散布地点，让我们可以判断出当时每一处制作点的规模。一般一个制作点的范围是在10多平方米大小，中部最大的一处面积超过100平方米。在这样的制作点，遗物分布都比较密集，在1平方米范围内采集的石器与石屑超过1000件（图二）。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甚至还可以根据制作点遗物的分布状况，认定不同地点制作工艺的重心所在。有的地点如西北角采集石核坯较多，有的地点则见到石核和石屑较多，说明石核制作与叶片剥离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也说明这是两个可以分段操作的程序。按常理分析，细石叶的叶片剥离技术要求更高，应当是由技术更熟练的人来承担。这样的分工，自然提高了细石器制作效率，当然也会提高剥片的成功率。

另外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不同地点见到的石器原料也有所区别，有的地点以一般石料为主，有的则是以石英类为多，它们的硬度和结构有些区别。这似乎一方面表明不同材质的制作工艺会有不同的技术要求，另一方面表明或许是制作者对某类材质掌握着更好的技术，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特别的选择。当然，根本的原因应当是因不同需要而进行的原料选择，不同的原料也造就了不同的技术。

制作场发现的遗物主要是细石器制品，包括大量的石核和石核坯、石叶与石屑，还有各式箭镞和刮器。也有一些磨制石器及器坯，还有陶器，包括少量的彩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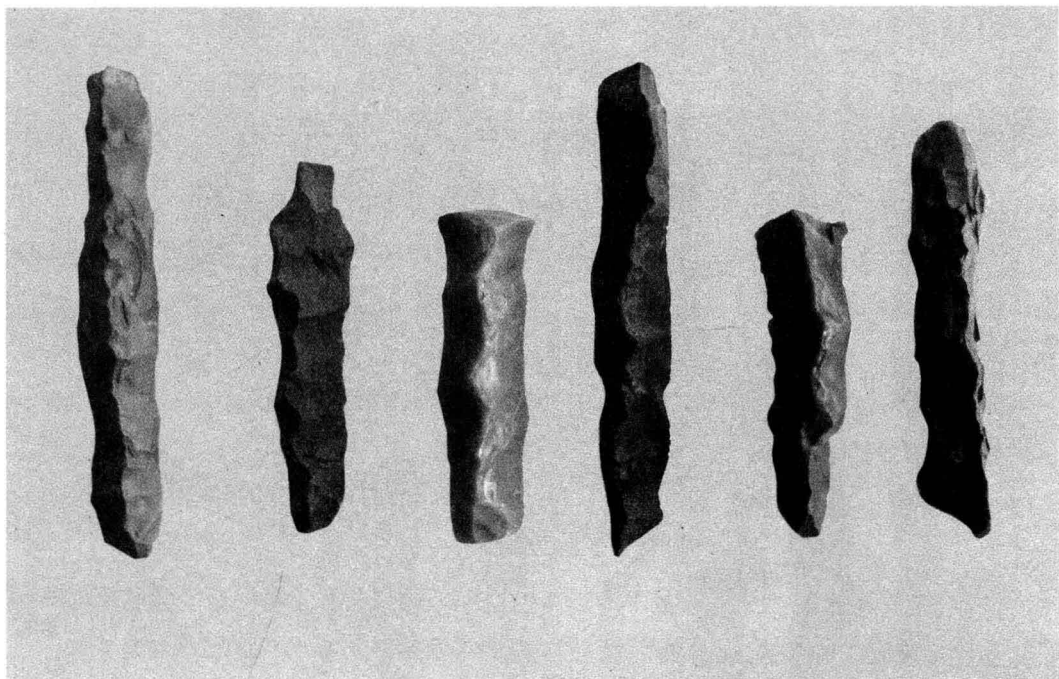
根据共存物特别是陶片判断，苏呼图细石器制作场的年代应当不会太早，似乎可以初定在距今5000年左右，待进一步研究后才能最终确定它的年代。

苏呼图的发现非常重要，最大的收获体现在各式细石核上。细石核有最初的荒坯，也有大量剥离完石叶的终极石核，更有许多中间形态的石核，三种石核的数量都很大。最重要的发现就是这些荒坯和中间形态的石核以及与之相关的石叶，它们对于探讨当时的细石器生产技术至关重要。

遗址上的标本实在太多了，我在当时连续弯下腰去采集标本，后来腰都直不起来了，干脆就双膝跪在沙包上，仔细搜寻那些细小的石叶。这一跪下来，就有了更仔细观察标本



图二 分布密集的石器与碎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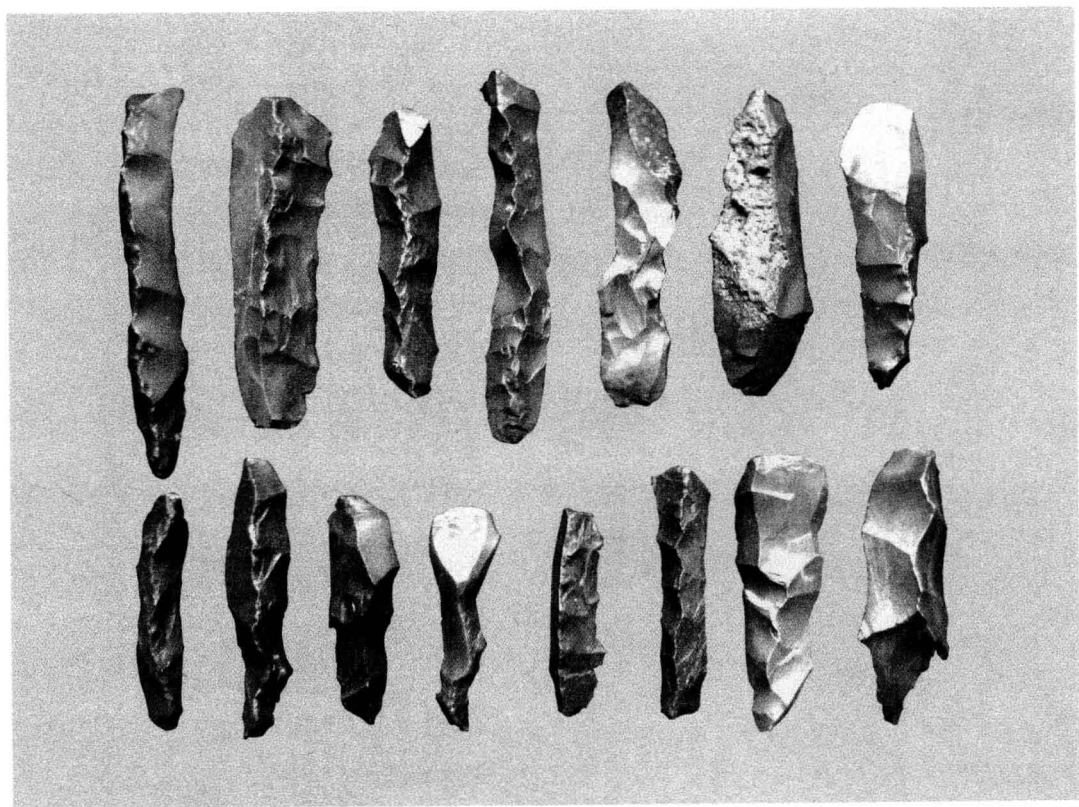
图三 边脊细石叶（初叶）

的时间，每见到一件觉得别致的标本，都会多观察一会儿。对于石叶，开始时只是关注那些较为整齐的单脊和双脊石叶，还有那些很长且保存很完整的石叶，觉得相当多的石叶剥离得非常完美。后来突然注意到还有一种完整的但纵脊非常紊乱的石叶（图三、四），这些石叶也有一定数量，立时想到那些整齐的石叶应当是当时无意遗落在现场的，而这种乱脊石叶则可能是有意弃置的，它们属于没有用处的一种碎屑。不过直觉让我特别关注这一种废弃物，我在想这石叶是从哪个部位剥下的？为何无用却又要剥下它？

在现场我很快注意到，这乱脊石叶其实是石核上的一个刃缘。遗址上采集的许多石核上，都能见到这样专门修理出来的刃缘。依当时观察所作记录，带刃缘的石核数量很大，在遗址北部的一处制作点上，发现大量的这类石核，它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 核体三面有整齐的剥片痕迹，一侧见有垂直刃缘。
2. 核体一侧刃缘开始剥离，留下清晰的片疤。
3. 核体制作有左右刃缘，均未开始剥片。
4. 核体为三面体，三侧都制作出刃缘。
5. 核体为四面体，没有刃缘（图五、六）。

这样的石核过去很容易被判断成石核式工具，有时直称为石核式刮器。但在遗址现场看到很多这样的带刃器都有剥片痕迹，所以可以肯定这都是石核。除第一类是明确的细石核以外，后面几类也应当是石核，只是还未及剥片，属于石核坯料。那些没有剥片痕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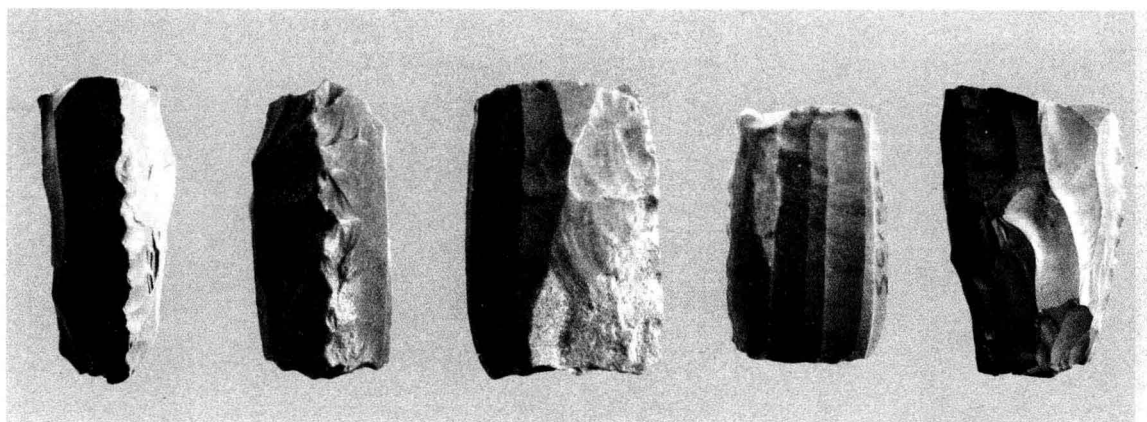
图四 边脊细石叶

带刃的石制品是最初的石核。那些连刃也未及加工的石制品则应当是石核荒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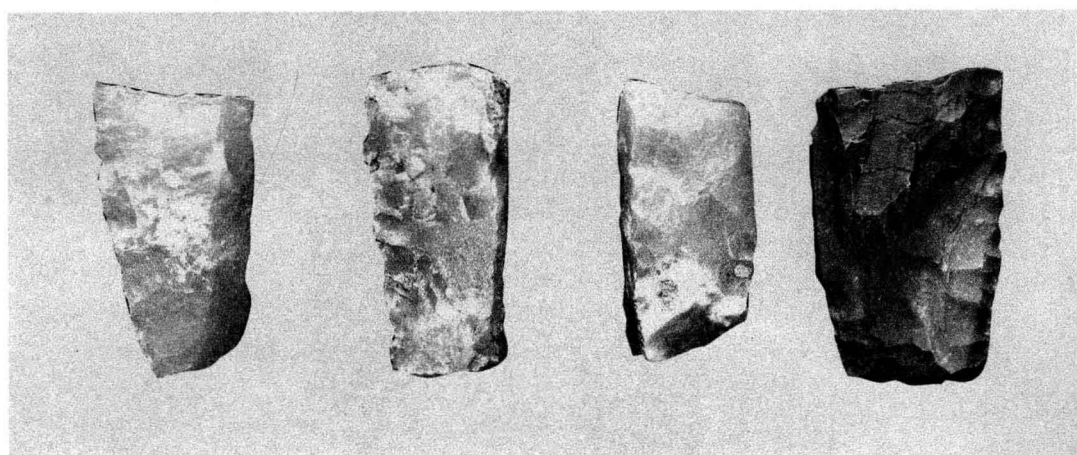
核体上的刃缘全是采用左右交互打击法制成。刃线正视为直线形，侧视略为弧起，在打击时经过反复调整。石核上的这类刃缘，有的是一核一刀，也有的是一核两刃或三刃。

这些带有交互打击刃缘的石核，过去常常被归入石核刮器之列。这样的刃缘或者被称作“垂直锐棱”，它的作用没有认定。我建议将这刃缘称为“边脊”，这样的石核称为“边脊石核”。边脊石核至少有一条脊，也可以有两条或三条脊。这样的边脊并不是刃缘，带有边脊的石制品也不是刮器，它们就是标准的石核，是石核制作完成的初始形态。共存的那些已经不见边脊的终极石核，也应当曾经有过刃缘。苏呼图遗址发现大量各式终极石核，形态大多非常规整（图七、八），也见到相当多的单脊和双脊细石叶（图九、一〇），这些是细石器技术成熟的一个见证。

苏呼图遗址北面那个制作点的发现非常重要，它说明石核坯的制作在当时可能是一道专人负责工序，而且核体做好后并不立时剥片，或者剥片由另外的人承担。从这里我们隐约可以看出细石器的制作，可能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专门化的生产活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生产组织有序，各道工序有细致的分工，这一方面保证了产品的规范化，另一方面



图五 边脊细石核



图六 边脊细石核

自然也提高了生产效率。

我以为苏呼图细石器是一次很重要的发现，我在遗址现场就将这样的石核称为“苏呼图石核”，开始考虑命名为“苏呼图细石器技术”。

二

研究者历来对细石核的研究都非常重视，但也曾经将石核误认作石器。当然这样的误判，也许是一个必然的认识过程。我以为细石器石核的研究，应当将重点放在初始形态石核的研究上，这种初始形态的石核对细石器工艺的研究才是最关键的。

细石器制作的工艺流程，首先是选料，要选择硬度较大的石材。选定石料后开始打坯，依苏呼图的发现看，坯料开成扁方形的比较常见，规格控制在 10 厘米上下。也有断面为三